瞎吹

梅子涵

1987年我写第一本书。那是一件好玩的事。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来找我，他们要出一套给中学生读的书，其中一本《三毛悄悄对你说》希望我来写。他说的动听的理由是："你的文笔最适合写这本书！"

我想，为什么写三毛我的文笔是最适合的呢？我小时候看滑稽电影《三毛学生意》，文彬彬演的，笑得我像十三点一样，一想起就笑，一想起就笑，到现在还记得三毛师傅教他帮人家刮胡子："不慌不忙，上前一刀！"三毛不慌不忙，上前一刀，结果差点把人家喉咙割断。

我不明白，我一向抒情的文句怎么就偏偏最适合写滑稽的三毛？滑稽的三毛又怎么会诗意地悄悄对你说？

张秋林说："不是那个三毛，是台湾的三毛，现在非常红的，中学生、大学生都在读她的书！"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好在请我吃饭，他是江西人，点了酸辣汤，我心想真吃你老酸，我根本就不大知道这个什么非常红的三毛，一本她的书也没有看过。吃老酸管吃老酸，有机会被邀请写书，还是不愿意放弃，心里甚至有点兴致勃勃。

回到家里，我踌躇满志地坐在桌前，浅薄地想，我要写书了！计划着明天去图书馆看看有没有三毛的书，没有就去买。先把她的书读一读，看看她悄悄说了些什么，然后决定我怎么来写她的悄悄对你说。

台灯旁边有一本书，台灯灯罩是红的，这本书的封面是蓝的，有些映照，书名叫《送你一匹马》。我想起来，这是一个学生下课时送我的，我还没读。拿起来一看，作者正是（台湾）三毛。哈，是一种奇怪的好玩！

我翻开书，扉页上写着：送给我的顾先生。我有点生气，这个学生这么粗心，送给顾先生的书怎么送给了我？可是读了几篇以后知道，她没有送错，是送给我的。三毛小时候，跟着顾先生学画，可是顾先生觉察不出她的绘画才华，又不能明白地否定，会打击了性格闭锁的三毛，有一次就问三毛，有没有想过写文章？三毛回去就写了一篇文章，顾先生把文章给了白先勇，白先勇就放在自己主编的《现代文学》上登了。文章的名字叫《感》。三毛由此开始文学，成了现在我正要写的悄悄对你说的红作家。送我书的学生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我帮她登出的，所以她送一本三毛的书给她的顾先生。

我借来了书，买来了书，迅速读完，心里跳荡着三毛故事和文句的新鲜、活跃，不像小说，也不像那些读惯的酸酸绕绕的散文，接着就迅速写出了三毛的悄悄对我说，对你说，十分认真地以为自己怎么写得这么好，什么也不知道，还以为是学剃头的三毛，可是立刻就装神弄鬼地把她描述、分析得头头是道，"尾尾是道"，俨然就像专家，别人不说我是专家，我自己会以为；我不说自己是，别人非要认为是。我还煞有介事地研究出三毛一生的"爱情"次数，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一边写，一边担心，三毛读到了会不会说这个白痴胡说八道起来倒是很有文学感觉！书出版了，那是一本怎样朴素的纸头蜡蜡黄的小书啊，可是却把我高兴得脸彤彤红。我们小时候嘴巴里天天唱：面孔蜡黄，放屁大王；面孔红彤彤，放屁老祖宗。

子涵夜话

我的热情万丈的学生于其多把书拿到电视台去做读书节目，曹可凡主持，那时的曹可凡比现在瘦多了。

后来，三毛来上海，我想邀请她来我的大学讲演，她喜欢法国梧桐，我的大学法国梧桐很多，而且还有很多英国梧桐，可是新闻里说她被簇拥，我知道邀请很困难。

后来，她不知怎么就去世了，听见她去世消息的那天，我走在校园里，认识我的人都用哀悼般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是我去世了。后来，在一个深更半夜接到一个台湾长途，一个男的告诉我他读了我的书何等感动，三毛去世了，他要出个台湾版，问我同意不同意，我面孔红彤彤地说同意，他问我是拿版税，还是拿稿费，我说版税，我以为版税牛，这也是我第一次拿版税。后来，又有一个台湾男的通过政协找到我，请我在政协餐厅吃饭，说他是三毛的朋友，在三毛家的书橱里看见我两个版本的悄悄说，想和我一起把三毛研究推进下去，还送了我两盒磁带，三毛说书：《武松打虎》，皇冠平鑫涛制作出版。

不过我没有继续推进，我写儿童文学也来不及。

张秋林告诉我，三毛活着的时候，回答媒体提问时说，很喜欢大陆出版的《三毛悄悄对你说》。我没有看见三毛的原话，所以从来没有瞎吹，这是第一次说出。这是张秋林告诉我的，如果有出入，你们去找他。

我的瞎吹结束。

晨曦中的圣城

徐鲁

瓦拉纳西是位于印度的"母亲河"恒河西岸的一座圣城，在印度人心目中有"圣城中的圣城"的美誉，也是人类历史上存在时间最久的城市之一。印度古老的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里都描写过这座矗立在恒河边的老城。相传它是由印度教大神湿婆在六千年前所创建，是印度教徒心目中"离天国最近的地方"。虔诚的印度教徒都希望自己生命的终点停留在这里，从这里直接进入天国。

当金色的朝阳升起的时候，古老的恒河上浮光跃金、波光粼粼。这时候，瓦拉纳西城就像一位历尽沧桑的智者，敞开仁慈和宽容的怀抱，拥纳着前来恒河边朝拜、沐浴和濯洗蒙尘的心灵的人们。印度教教徒们坚信，恒河的圣水能洗脱他们一生犯下的罪孽与病痛，如果死后能将骨灰撒入恒河里，干净的灵魂将获得永生。因此，直到今日，每天仍然会有大约六万人前来瓦拉纳西城下的恒河里沐浴。

瓦拉纳西城也仿佛是古老的印度文明留给现代的人们一瞻风采的一个缩影。走进城内，就像走进了古老的昨天，你所能呼吸到的，是数千年前那些圣洁和悲悯的灵修的气息。城内有大小庙宇1500多座，大都为印度教教庙和湿婆神庙。就连著名的瓦拉纳西大学校园里都伫立着一座圣洁和肃穆的神庙，以应莘莘学子们在这里许愿和膜拜。

瓦拉纳西城也不仅仅是印度教徒们心中的圣城。传说，佛祖释迦牟尼悟道成佛后，就在这座大城郊外的鹿野苑。当年唐三藏率徒弟从大唐出发，千里迢迢要去取经的"西天"，也就是这座圣城。

太阳的慈辉，悠远的梵音，静穆的圣城，还有数千年默默流淌的恒河水，都在静候神灵的召唤，也在慰藉和濯洗着每一位前来圣城的朝拜者的心灵，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

序跋精粹

愿作鸳鸯不羡仙

管继平

海上金石书法家陆康先生，近些年于挥毫耕石之余，抽暇致力于乃祖陆澹安先生遗著手稿的整理选编工作，澹安公生前治学涉猎甚广，新旧文学兼治，且著译丰赡，皇皇有近千万言。陆康先生有志于此，一一翻检披览，分类梳理，继《说部卮言》《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之后，又编辑出版了《澹安日记》和《澹安藏札》…… 如此，"陆澹安文存"系列蔚然初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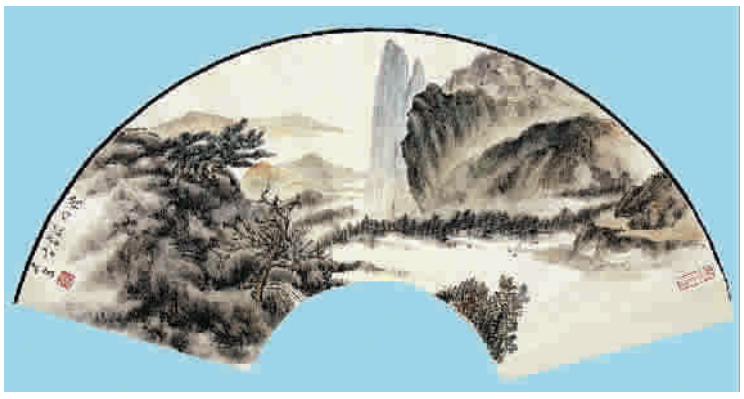
今夏，澹安公又一册手稿《庄子末议》影印出版，陆康先生嘱我写一篇文字，以代前言。晚生愚钝，于学问本属外行，更何敢妄置一辞？然而当我翻看澹安公的一页页手稿墨迹时，又不禁被那楷法清健、方峻古雅的蝇头书法所吸引。先贤手泽，尽管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沧桑，一旦亲近展读，依然散发出一股难以抗拒的魅力，让人怦然心动。我想，澹安先生的学问博大渊深，自不容我辈置喙，那么索性避实就虚，不谈学问，仅以澹安先生这充满文人气息的手稿墨迹，正好谈谈先生的文人书法。

民国时代的文人，擅书者多多。然而除了几位于书坛上享有盛誉的大家之外，大多却并不以书法名世，尽管他们有很好的书法功力。陆澹安先生也是。其实澹安先生的书法，能楷能隶，尤其是汉隶，能善诸种碑体。而我更喜澹安公的楷书，自成一家，别有韵味。读者从这一册《庄子末议》的墨迹手稿中，也可欣赏到澹安公的小楷书法，虽为手札体，字小如蝇，然其楷法精到，用笔含蓄，即使是长篇手稿，也照样写得首尾一律，形神俱在。其落笔时善用粗细的变化，粗则铺毫重按使其丰满，细则牵丝带过仍见劲挺。陆康说祖父的楷书还受到状元陆润庠和袁寒云的影响，所以带点台阁体的时习，敦厚却不呆滞，庄重又不失清灵秀逸之美。

澹安先生早年曾以写通俗小说和弹词而名冠江南，所以当时的评论家也将陆澹安归为"鸳鸯蝴蝶派"。对此，陆澹安先生虽不认可，但也坦然一笑置之。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曾有"愿作鸳鸯不羡仙"的诗句，巧妙地借用初唐卢照邻的名句，喻己甘为"鸳鸯蝴蝶"，而对所谓的"神仙"表示了不屑。而自四十年代后，澹安公很少再写小说弹词之类的通俗题材，他将主要兴趣又转到学问上来。《庄子末议》一书即写于该时，其后十多年内，澹安公勤于笔耕，硕果累累，对金石碑版、文史戏曲等作了大量的考据，写了《列子补注》《汉碑考》等多种学术著作。我时常纳闷：旧时出色的文人，竟能涉及那么多的领域，有那么多的学术成就，而且还书法诗文俱佳——更令人叹服的是，他们平常竟也一样地吟曲听戏、诗酒交游，偶尔也来个赏花射虎、雀战天明……若以当下的所谓文人相比照，实难望其项背也。

（本文为《庄子末议》序，有删节）

夜光杯



（扇面） 吕颂宪

二面清风玉扇来

吴忠

筹备了近三年的《翰墨舒怀——吕颂宪扇面书画展》，9月20日到22日在香山画院美术馆开幕了。70件扇面精品，既有山水、花鸟、人物画，也有玺文、楚简文及真草隶书。可以说，此次扇面展比较全面地显示了吕先生书法、绘画的多方面成就。

吕颂宪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分别师从黄达聪、赵冷月两位海上名家学习绘画、书法。黄先生技法精到、全面，笔墨清健，意境高远，能汲取西画之法，于传统中呈现现代气息。赵先生的书法浑厚潇洒，点画凝练，晚年更是坚持变法，开拓创新。两位师长的艺术精神，尤其是不断探索、求新的精神，对吕颂宪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影响，同样表现在他对扇文化的理解和扇面创作实践中。难怪高式熊、童衍方两位先生欣然命笔，为之题字："颂宪妙笔"和"二面清风玉扇来"。

"开合清风纸半张，随机舒卷岂寻常"。中国的扇面画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文人雅士把它作为身份的象征，书画家则作为施展才华的天地。吕颂宪继承这一传统，在形体独特的空间范围里，运以精心，出以妙笔，展示技法，从而化有限为无限，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情怀。他画的扇面自然，简洁，淡雅，笔简意繁，"粗中带细，细里有意"；作品讲究趣味，追求笔墨传统的现代表现。无论是劲健的兰，穿插的荷，还是江南胜景、五月婺源，都画得形神兼具，有情有趣。没有长期写生、观察、体验和相当的表现能力，是难以达到此等境界的。至于其中的古人诗意图和毛泽东诗意作品，更是反映了画家胸中的文化积淀。

此次扇面展里，我们还发现，所有扇面都是吕先生自书自画的。他擅长真行篆隶诸体，写得不甜不俗，自然凝练，立足传统又不拘泥古法，在自由而自律的生命张力中加强线条气势的连贯和饱满。他十分钟情于近几十年才发现的楚简出体。这种书法处在篆书向隶书的过渡阶段，不同于大篆的方正肃整，也不同于小篆和汉隶，是一种独特的书法形态，在艺术上独树一帜。而吕颂宪的楚简书法书写认真，讲究字字有来历，写得圆润飘逸，秀丽流美，为扇面生色不少。

齐白石曾用"活色生香五百春"的诗句来形容一件好的作品。站在吕颂宪的扇面作品前，透过"二面清风玉扇来"，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充满生命趣味的情景物象，并且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惬意的境界。

忘不了皖南的爸爸妈妈们

傅寰

我出生在皖南，那时父亲傅秋涛任新四军1支队副司令兼老1团团长。1940年4月，日军派出5000余人，分两路向泾县、南陵、青阳等地"扫荡"。其中一路2000余人，向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扑来。4月26日，在叶挺军长亲自部署下，父亲和江渭清叔叔共同指挥1团进行了著名的父子岭战斗，经过8小时的激战，歼灭日军300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一仗不但保卫了军部，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激情，更为那天我的满月增添了喜庆。

随之而来的9年，也是我终生难忘的童年生涯。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血腥事件——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被数倍于我、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那时父亲任新四军皖南第1纵队司令员，他和他的战友们决意要杀出一条血路，突破重围。为了确保部队突围成功，父亲和母亲决定把我托付给当地群众抚养。

未满周岁的我自从离开了父母、离开了部队，小生命始终就处在危难之中。好在有中共皖南地下党组织、游击队以及皖南父老乡亲们的掩护，一次次化险为夷，奇迹般地生存下来。

在我刚记事时，曾被转移到一户孩子多的人家。没住几天，这家的养父被村里的还乡团叫去了，到晚上都没有回家。第二天被人用门板抬了回来，浑身上下血迹斑斑，人已经被还乡团打死了。听到大人们在议论：还乡团就是因为发现他家多了一个孩子，把他叫去，问他这个孩子是从哪里来的，他一口咬定是自己的亲戚。还乡团不相信，就把他吊在房梁上打，直到打死，才叫人把他抬回来。村里人忍着悲愤，含着泪水，扎了纸马、纸人、纸房子给他送葬。那也是我第一次参加送葬。虽然我年龄小，可我知道养父是为了保护我才被打死的。葬礼一完毕，立即有两位叔叔将我背上，进入了大山深处，走向下一户人家。皖南的父老乡亲不顾个人和家人的安危，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的壮举至此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

记得那时，经常会有国民党的密探和当地的还乡团分子，在我周围转悠。他们化装成做小生意的、剃头的走村串户，四处打听傅秋涛女儿的下落，一心想抓住我、杀了我。有一次国民党抓到了一名游击队长。向他提出的条件就是，告诉他们傅秋涛的女儿在哪里就放了他。可被他拒绝了，最终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地下党是我的守护神，我除了不留头发，女扮男装外。经常转移居住地是法宝，我像接力棒一样不断被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在抚养人的家里，最长停留时间不超过三个月，短则几天就另换驻地了。

在远离家人的岁月里，皖南地下党、游击队以及每到一家的乡亲们就像对待自己亲生女儿一样关爱着我。

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部队派人来接我，可我根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我向部队提出要"最近的"养父陪我走，他们同意了。我在养父的陪伴下来到青戈江，搭上一个小竹排到了芜湖，转而又乘轮船到达南京，最终我在上海见到了我的亲生父母。我父母非常高兴，没想到他们失去多年的女儿又回来而且长大了。我原名傅国美，意思是希望我们未来的国家富强美丽，没有战争。爸爸见到我高兴地说："改名吧，叫傅还。皖南人民不但把女儿养大了，还送回来，这是失而复得哟！"

在皖南的9年里，父老乡亲们对我的养育之恩终生难忘，我在他们无私无畏的大爱中从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长成了一个小姑娘。安全度过了战争年代。我永远铭记着他们——我皖南的爸爸妈妈们。

十日谈 父辈的信仰

我们的父亲刘飞在战争年代，历经了无数次残酷战斗，六次负重伤，屡建战功。